

天下纵横

鬼谷子的局

讲述纵横家、阴阳家、命相家、兵家、道家的祖师爷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！
再现百家诸子各展所学、激荡列国、纵横天下、探求乱世治理方案的精彩进程！

6

长篇历史小说

寒川子 著



独立寒川上
春秋任剪裁
万千凡尘事
随心作安排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天下纵横

鬼谷子的局

6

长篇历史小说

寒川子 著

 长江出版传媒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谷子的局. 卷六 / 寒川子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8.1

(“智慧的游戏”系列作品)

ISBN 978-7-5354-9922-6

I. ①鬼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93393号

鬼谷子的局. 卷六

寒川子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项目策划 | 寒川图书

版权所有 | 寒川图书

项目统筹 | 赵晨阳

责任编辑 | 张维

装帧设计 | M/M 末末美书

媒体运营 | 刘峥

助理编辑 | 杨硕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版权代理 | 何红

印刷监制 | 战梅 刘刚

特约编辑 | 韩明辉

封面插图 | 李茂国

书名题写 | 张兼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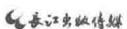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天津宇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| 680毫米 × 990毫米 1/16

印张 | 17

版次 | 2018年1月第1版

印次 |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305千字

印数 | 20000

定价 | 42.00元

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第 051 章	嵯峨山苦婿拜翁 琅琊台夷王试剑	/ 001
第 052 章	吐利舌三剑贯通 誓壮志越军转锋	/ 027
第 053 章	弈天下荆王瞠目 布巨阵张仪用楚	/ 051
第 054 章	挽浪子慈父析产 置裘衣痴子卖田	/ 075
第 055 章	东来街秦公觅才 英雄居苏秦求政	/ 103
第 056 章	说帝策苏秦犯禁 赏寒梅笙箫协鸣	/ 129
第 057 章	输才艺庞涓生心 受陷害孙臏遭刑	/ 155
第 058 章	秦公野心失大才 苏秦失意逃性命	/ 181
第 059 章	浪子返家遭冷遇 白虎立案追恩公	/ 209
第 060 章	孙臏报恩抄兵书 庞涓疑诈验疯病	/ 239

第 051 章 | 嶂岬山苦婿拜翁 琅琊台夷王试剑

张仪告别长者，在院中独自转悠。那两个人一如既往，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。张仪走至大门，见到有人把守，就趑回院中，在后花园的林荫道上来回踱步。二人见了，也就远远站在能够看到他的地方。

张仪一边踱步，一边回想近日来的经历，越想越觉得自己荒唐，最紧要的是对不住荆生。荆生如此仗义，在陞山救出自己不说，更是悉心照料，助他康复。可以看得出，肉铺里并不缺少账房，想是荆生知他囊中窘迫，让他暂做几日账爷，好有借口资助他些盘费。荆生如此待己，自己却是逞能，首日就职就去酗酒，又于酒醉之后，生出这般荒唐事来。唉，照理说，这一家也算大户，香女真也不错，可……如此强拉硬扯，如此不明不白地被人塞入洞房，整个过程毫不顾及当事人的意愿，纵使寻常人也难忍受，何况是他张仪？再说，这事儿若是传扬出去，若让鬼谷中的几人知道，尤其是庞涓，还不让他笑掉大牙？苏兄、孙兄若是问起，他又如何解释得清？

张仪越想越是懊悔，长叹一声，将头缓缓靠在树上。如今人为刀俎，己为鱼肉，而这一切又都是他张仪自己在醉酒之后“挣”出来的，真叫他哑巴吃黄连，苦在心里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关键是眼下。此番赴楚，本欲干出一番大业，这还未及展翅，却又被这小女子缠上。若是她一直纠缠不休，此生岂不窝囊？

张仪越想越怕，自付道：“不！我一定得离开此地！”苦思有顷，心底划过一道灵光，“有了！”

有了盘算，张仪神清气爽，大步回到他和香女的洞房——一个极是雅致的院落。仆从见他过来，无不鞠躬叫他“姑爷”，他也笑脸相迎，朝他们或点头，或拱手，态度大变。

早有婢女告诉香女。

香女迎出来，揖道：“夫君，您回来了？”

张仪朗声应道：“回来了。”

看到张仪与一个时辰前判若两人，香女笑道：“夫君方才提到此处憋闷，奴家有心陪伴夫君出去走走，正在收拾呢。”

张仪笑道：“这阵儿不憋闷了。”

“哦？”香女怔了，“那……夫君不出去了？”

“老丈既说此地习俗不可分离，在下就不出去了。请问姑娘——”

香女打断他，敛神说道：“请夫君莫要再叫奴家‘姑娘’！”

张仪笑道：“是了是了，既然结亲，就该换个称谓。你说在下该如何称呼你才是？”

香女直盯住他：“楚地习俗，叫娘子！”

“这……”张仪脸上一热，“这个称呼还不习惯，在下一时叫不顺口，就依你昨夜所言，叫香女吧。”略略一顿，“请问香女，会弈棋否？”

香女摇头，模样略略窘迫。

“那……”张仪眼珠儿一转，“会弹琴否？”

香女又一摇头，神色尴尬，喃声道：“夫君若是喜欢这些，奴家……奴家寻人学去。”

“呵呵呵，”张仪笑道，“学就不必了！琴、棋、诗、画、蚕、纺、织、绣，皆是中原女子闺中所习，在下以为你会的，这才问问。你且说说，你喜欢什么？”

香女略一迟疑：“剑。”

“哦，”张仪似也来劲了，“爱剑好哇，在下也曾是个剑痴。”

“真的？”香女惊喜，跪在地上，闭目对天暗祷几句，又转对张仪，“没想到夫君也是爱剑之人！”

张仪笑道：“你没想到的事情多着呢。”

“夫君说得是。”香女点头，“夫君是神人，奴家早就看出来了。”

“哦？”张仪心头微震，随口问道，“你看出什么来了？”

香女扑哧一笑：“奴家什么都看出来了。”抽出身上宝剑，递给张仪，“不

说这个，夫君，你说你也会剑，我们这就要耍。”

张仪心头咯噔一下，不好再说什么，接过剑，掂在手中闪了几闪，递还香女：“此为女子之剑，大丈夫焉可耍之？”

香女笑笑，示意婢女。

婢女回房取出一剑，香女接过，双手呈予张仪：“夫君，请试此剑！”

张仪唰地抽出，剑气逼人，伸手一弹，铮然作响，知是剑中绝品，上等吴钩，不禁脱口赞道：“好一柄吴钩！”

“夫君果是知剑！”香女喜道，“几年前，阿爹花巨资聘请吴地最好的剑师铸出这对雌雄双剑，均可削铁如泥，吹发立断，堪比干将、莫邪！奴家取一柄雌剑，这柄雄剑，是阿爹特为夫君备下的！”

张仪脸上一热，笑道：“呵呵呵，好剑当有好耍，在下舞给你看！”

张仪扎下架势，略一运气，舞出一路他自幼学会的剑法。

香女看一时，笑道：“夫君，你的这路剑法，是从何处学来的？”

张仪收住剑，望着香女：“怎么，不好看吗？”

“夫君这剑，好看是好看，却是中看不中用。”

“你且舞来，待在下看看！”

香女将雌剑舞出一路，果是攻势凌厉，剑气逼人。

张仪早有疑问，趁势问道：“此剑舞得极是怪异，敢问是何剑法？”

“家传剑法，奴家自幼习之。”

“家传剑法？”张仪问道，“敢问是何剑法？”

“这……”香女迟疑有顷，“此剑法名唤公孙剑法，招招夺命，尤其适合近战。”

“公孙剑法？”张仪摇头道，“在下未曾听说。不过，剑为近战之器，无论何种套路，只要适合近战，俱是上等剑术。敢问香女，你这家传剑术，可否教予在下？”

“这个自然。”香女喜道，“奴家既为夫君之人，这路剑法自也属于夫君！”言罢摆出架势，“来，夫君，你我可习公孙夫妻剑，一旦练成，双剑合璧，威力无穷！”

见她出口就是夫妻，张仪心里就如吃下个虫子，却也无奈，赔笑道：“好好好，就练此剑吧！”

张仪拿稳剑，摆开架势。香女走前几步，手把手地纠正，二人在院中一招一式，你来我往，从上午一直练到下午。香女教得尽心，张仪练得用心，

及至天黑时分，竟能初步领悟公孙剑法的精要，舞得有模有样了。

天色黑定，二人洗浴毕，熄灯睡去。张仪躺到榻上，换上亵衣，自取一套被褥盖了。香女略略一怔，欲说什么，终是娇羞，也取一套被褥盖了。

许是习剑太累，二人躺下不久，各入梦乡。

及至三更，张仪睁开眼睛，细听香女呼吸均匀，知她睡得正熟，将手碰她，浑然不觉。张仪窃喜，悄悄起来，翻身下榻，取过深衣穿上，走至门边。

细听门外，静寂无声。张仪悄悄拨下门闩，稍一用力，门开了。张仪大喜，自忖今日这番功夫没有白费，那位长者必以为他已回心转意，不再设防了。

张仪掩上房门，蹑手蹑脚走到榻边，再观香女，见她仍在熟睡，鼻中发出轻微而又悦耳的小小鼾声。张仪朝她深鞠一躬，算是别过，转身再至门边，打开门，从外面将门扣死。

张仪摸出洞房，审视四周，但见残月朦胧，一切死寂。张仪隐于暗处，朝光亮处扔个石块，亦无任何动静，心中大喜，悄悄摸至他白天认准的一道偏门，拉开门闩，蹑出门去。

张仪先是一溜小跑，后是撒腿狂奔，拐过几处街道，回身再看，仍无一人追他。

张仪放下心来，隐入暗处，看准方位，悄悄摸回自己住处，伸手敲门。

张仪连敲数声，里面传出喊声：“谁呀？”

张仪听出是男仆的声音，又敲几下，压低声音：“快开门，是我！”

男仆打开房门，见是张仪，惊喜道：“账——”

不及他喊出声来，张仪忙伸手捂住他的嘴巴，闪身进来，顺手掩上房门：“嘘，别出声，快，屋里去！”

二人摸进屋中。男仆欲点油灯，张仪止住。

男仆压低声音，兴奋道：“前日不见账爷回来，小的正自着急，胖伙计跑来说，账爷擂台取胜，被公孙氏招作姑爷了。小的得信，真为账爷高兴，不想账爷在这半夜三更……”

想到香女传他的公孙剑法，张仪问道：“公孙氏是何人？”

男仆怔道：“账爷已是他家姑爷，如何连这个也不知道？”

张仪沉声责道：“若是知道，账爷缘何问你？”

“小的知错。”男仆赔笑道，“回禀账爷，公孙氏乃巨商大贾，楚地无人不知。”

“晓得了。”张仪点头，顺口又问，“荆先生在吗？”

“小的不知。听人说，他这几日出远门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张仪怔道，“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“账爷，您有何事，尽可吩咐小的。”

“好吧，”张仪也是急了，“账爷明晨要出城去，你可有办法？”

男仆笑道：“账爷贵为公孙家姑爷，想去何处，何人敢阻？”

张仪眼珠儿一转：“实话告诉你吧，账爷在公孙家闯下大祸，姑爷此番是做不成了。账爷此来，是想逃出一条命去，本想求荆先生帮忙，不想他……”长叹一声，“唉，竟是出远门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男仆敛神沉思有顷，抬头说道：“账爷放心，掌柜有恩于小的，今要小的侍奉账爷，账爷有难，小的纵使粉身碎骨，也与账爷同当！”

张仪极是感动，拱手道：“在下谢过了！”

“账爷要谢，就谢荆先生吧！”男仆二话不说，拿出一套衣服，“明日账爷穿上这个，扮作车夫，晨起时，小的用荆先生的马车送你出城。守门军卒若是盘查，小的就说去接荆先生，那些军卒大多识得荆先生的轺车，必不起疑。”

“如此甚好！”

张仪当下收拾行李，脱下身上衣服，将男仆拿出的车夫服饰换上，又将自己原来的衣服塞进包裹，躺在榻上小睡一时，天已大亮，与男仆驱车径至城门。守城的查过，挥手放行。

出城走有一程，张仪拿出包裹，换过自己服饰，朝男仆揖道：“在下谢你了。”

男仆依旧说道：“账爷要谢，就谢荆先生吧！”

“你说得是！”张仪连连点头，“待荆先生回来，烦请代谢一声，就说魏人张仪记住他的恩情，来日加倍奉还！”

“小人一定捎到。”男仆稍作迟疑，问道，“敢问账爷，要是掌柜回来，问起账爷去向，小的如何回答？”

“你可告诉掌柜，就说账爷要赶赴越地。”

“越地？”男仆惊道，“越地远在数千里之外，账爷仅凭两腿，可要走到何年何月？”

“唉，”张仪长叹一声，“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在下既已沦落至此，走到何时，就算何时了。”

“账爷，”男仆想一阵，决然道，“这样吧，掌柜这辆车子，你且用去，待掌柜回来，小的将此事禀报予他。小的眼力虽笨，却也看得出来，掌柜对

账爷甚是看重，知道车子是账爷借去，想必不会生气。”

张仪连连摇头：“这事如何能成？”

男仆劝道：“账爷不必在意。小的跟随掌柜多年，知他不重金钱，唯重情义。看账爷这样，必不会久居人下，待哪日有所发达，账爷若是仍能记起今日车马之赠，不忘掌柜就是。”

“也罢，”张仪点头，“此车可算在下暂时借用，掌柜之情，他日必报！”

男仆又从袋里摸出几十枚铜币：“小的贫寒，没有钱财，这点布币是小的口中省下来的，账爷若不嫌弃，一并带上，权作途中饭资。”

张仪接过铜币，握住男仆之手，用力一捏，赞道：“真是义仆！好，这些铜币，在下收了！”

男仆朝张仪揖道：“账爷，时辰不早了，趁天气晴好，赶路要紧！”

张仪回揖一个大礼，跳上车子，扬鞭而去。

张仪快马加鞭，疾驰半日，于午时赶至舞阳。

舞阳已被魏军夺占。为防楚人，魏兵关闭四门，盘查极严。张仪绕过城门，正东而去，沿汝水南岸的官道直奔上蔡。

驱驰二十余里，张仪肚中饥饿，再看那马，也似疲累，遂放慢车速，瞄向路边，走不多时，望见前面有一客栈。张仪大喜，催马过去。

闻得车马声响，早有小厮迎出，接过马缰，将车赶入后院马厩。

张仪大步入店，打眼一看，店中并无他人，只有一位头戴毡帽的白衣后生席坐几前，显然也是食客。

张仪饿极了，寻个席位坐下，冲小二朗声叫道：“小二，来客人喽！”

小二瞧他一眼，动也未动。

张仪一则摆脱了危机，二则又有饭吃，心情正好，对小二的冷淡不以为意，呵呵乐道：“小二，听好了，来四碟小菜，一坛老酒……”话刚出口，似又想起什么，改口，“不不不，老酒不要了。若再喝醉，不定又会惹出何事！”

前面几前的白衣后生忍俊不禁，扑哧一声笑出来。

张仪听见，朝对方微微一笑，拱手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莫要嘲笑，若有种气，你就过来，在下与你一人一坛，管叫你服服帖帖！”

白衣后生原本侧身坐着，听完此话，干脆斜给他一个背脊。恰在此时，一阵微风吹过，张仪嗅到一股熟悉的幽香，深吸数下，自语道：“咦，真是怪了，此地缘何也有那种香味？”抠抠鼻子，“嗯，想是这鼻子受惊了！”

那后生听得真切，扑哧又是一笑。

张仪叫道：“小兄弟，甬再笑了，扭过来，在下与你唠唠！”

白衣后生纹丝未动，也不睬他。

张仪被晾了，正欲发话，小二走出来，端着满满一托盘菜肴，一碟又一碟地摆在后生几案上，完毕转身离去。

张仪肚中正饥，嗅到香味，咽口唾沫，见小二复提一坛老酒，再次走到后生跟前，将坛子放下，摆好两只酒爵，撕开坛口封条，斟满酒，反身复站于柜台边上。

又候一时，见小二依旧不动，张仪急了，大声叫道：“小二，快上菜来！”

小二依旧站在那儿，呆呆地望着他，似是没有听见。

张仪震几大叫：“小二，聋了吗？快上菜来！”

小二依旧没有反应。

张仪震怒，白衣后生将头上帽子朝下轻轻一拉，端起酒爵，轻声说道：“这位仁兄，还是省点力气吧，小二是聋子，听不到。”

张仪急道：“那……店家呢？”

“店家出去了。”

小二是个聋子，店家又不在，看这样子，自己的菜肴一时半晌难以做出。欲待离去，一路上不知何处才有客栈，加之肚中实在饥饿难耐。

张仪正自无奈，那后生道：“仁兄若不介意，在下请你小酌一爵如何？”

张仪瞧瞧后生几案上的满桌菜肴和老酒，眼珠儿一转，呵呵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一人点下这么多菜，想也吃不完。这样吧，这案酒菜，钱由我出，算是我请你的！”

这样说着，张仪心里有了底气，起身径走过来，在后生对面大大咧咧地并膝坐下，端起早已倒满的酒爵：“来来来，小兄弟，在下请你了！”

那后生端起酒爵，抬起头来，看着他微微一笑：“仁兄请！”

张仪举起的酒爵刹那间悬在空中，表情如同凝结一般，因为坐在他对面的不是别人，竟是女扮男装的香女！

好半天，张仪终于结巴出来：“是……是你！”

香女火一样的目光直盯住他，小嘴一噘，改用女声道：“就凭你身上那几枚铜币，”扑哧一笑，将酒爵缓缓举至唇边，“还是奴家请你吧。夫君，干！”

张仪哪里干得下去，手中的酒爵“啪”一声落地。

香女从地上捡起酒爵，倒酒冲冲，再次斟满，双手递予张仪：“夫君，来，

奴家敬你。”

张仪总算缓过神来，盯住她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到这儿的？”

香女笑道：“阿爹说过，按照楚地习惯，大婚之时，夫妻在三日之内，须臾不可分离。夫君与奴家大婚未过三日，夫君远行，奴家焉敢不从？”

“这么说来，”张仪震惊，“你……你一直跟在身后？”

香女摇头：“不是身后，是身前！”

“身前？”张仪更是诧异，“这……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香女微微一笑：“奴家只知不可与夫君有须臾分离，至于身后身前，夫君何必较真？”

“唉，”张仪长叹一声，举起酒爵，“说得也是。来来来，在下服了。干！”

二人喝过几爵，匆匆填饱肚子，香女招手，早有仆从套上一辆驷马大车候于店外。二人跳上大车，驭手也不问话，催马扬鞭，疾驰而去。

走有一程，马车拐南，及至天晚，驰入一片山地，但见道路崎岖，峰回路转，只无一处人烟。

张仪眼望车窗外，越看越是惊异，抬头问道：“香女，你……这是去哪儿？”

“去夫君想去的地方。”

张仪揶揄她道：“你知在下欲去何处吗？”

香女又是一笑：“夫君欲去越地，说确切一点，夫君欲去琅琊，是吗？”

张仪大惊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香女又是一笑：“奴家非但知道夫君欲去越地，还知道夫君欲见越王，干一番人生大业！”

张仪略一沉思，缓缓问道：“是在下酒后所言吗？”

香女摇头，淡淡笑道：“夫君，新婚那夜，你要奴家知你心事，知你为何而喜，为何而悲。奴家今日知了，夫君却又妄加猜测。”

张仪大怔，抬头望着香女，实在惶惑，一字一顿道：“香女，在下问你，你究竟是何人，从实说来！”

香女扑哧一笑，歪头望着张仪，反问道：“你是奴家夫君，你说奴家能是何人？”

张仪张口结舌，正自无奈，马车已转入一条空谷，一阵疾驰之后，来到一处山寨。早有人打开寨门，马车直驰而入，在一处庞大的院门前面停下。

香女率先跳下车子，望着惊疑不定的张仪：“夫君，天色已晚，请于此

处留宿一夜，明日再走不迟。”

张仪四处一望，怔道：“此是何处？”

“夫君下来就知道了。”

张仪跳下车子，举目四顾，在昏暗的天光映衬下，隐约看到院门的匾额上写着“嵯岬山吴王寨”几字，正自思忖，香女过来，挽上他的胳膊：“夫君，请！”

张仪别无选择，只好跟从香女走进院门。连过几道门槛，二人步入一进院子，但见里面灯火辉煌，院中竖枪般站着二十几条汉子。

张仪不无狐疑地跟着香女步入大厅，进得厅门，目瞪口呆，因为坐在几前主位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香女的阿爹！

香女跪下叩道：“香女叩见阿爹！”

长者点头，和蔼地望着张仪。

香女扯他一把。张仪回过神来，两手一拱，揖道：“晚生见过老丈！”

长者微微一笑，伸手礼让：“贤婿请坐！”

张仪拱手谢过，走至客席，坐下。香女紧跟过去，坐他旁边。

长者望一眼张仪：“听说贤婿欲至越地，有何大事，能否言于老朽？”

张仪看看长者，再看一眼香女，暗自忖思：“看来，不说实话，断难脱身。再说，此老既以女儿嫁我，想也无意害我。”遂欠欠身子，拱手揖道，“晚生姓张名仪，魏邦人氏，师从云梦山鬼谷先生。近日出山，是想游说越王，促使他成就一桩大业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长者乐了，“小女眼光不错，贤婿果然胸怀大志。只是……老朽有一惑，尚需请教贤婿。”

“老丈请讲，晚生知无不言。”

“鬼谷先生大名，老朽早有耳闻。贤婿既为鬼谷先生高徒，自当辅佐天下英主，为何却要明珠暗投，远去蛮夷之邦，游说一个不识时务的越王呢？”

张仪迟疑一下，欲言又止。

长者挥手，除香女之外，众皆退出。

长者望向张仪，缓缓说道：“这儿没有外人，贤婿只管讲来。”

想到方才看到的吴王寨几字，张仪忖知长者或与吴国有关，而吴早已灭国，想必不会对他有所阻碍，决定托出实情，便拱手道：“晚生以为，未来天下，或归于楚，或归于秦，必成一统。仪虽不才，有志辅助楚王成此帝业。眼下而言，楚国心腹之患，当是越人。越人自吞吴之后，盘踞东部沿海，渐成势力。

越人以大山、沼泽为屏障，以大海为背依，神出鬼没，屡屡侵扰楚地，防不胜防，除之不易。越患不除，楚必后方不稳。后方不稳，楚北图中原之心必懈，大业难成。仪去越地，实欲诱虎出山，一举除之！”

长者二目放光，但又迅速闭上，两手因过分激动而微微颤抖。香女更是激动万分，摸过张仪之手，用力捏住。许是香女用力过大，张仪疼得差点儿叫出声来。香女觉出，心疼不已，忙又轻轻搓揉。

张仪无法摆脱她，正自窘迫，长者已经镇定下来，朝他微微点头，淡淡笑道：“贤婿所言，高屋建瓴，切中实际，确为天下大才。老朽仍有一问求教贤婿。”

“老丈请讲。”

“此行既为诱虎出山，贤婿可知此虎？”

“这……”张仪语塞。

长者又道：“贤婿此去，当是与虎谋皮。既要与虎谋，贤婿自要知晓此虎，知它来自何处，长于何方，年龄几何，是胖是瘦，是刚是柔，齿有几颗，齿长几许，爪有几多，爪长几许，威于何处，弱于何点……”顿住话头，目视张仪。

张仪震惊，因长者所言，竟与鬼谷先生近日所授的揣摩之术暗合。近几日来，他的精力全都耗在招亲与逃婚之事上，如何谋越，正是他的下一步盘算。

见长者目光仍在盯他，张仪似有所动，揖道：“听老丈言语，想必知晓此虎了！”

“是的，”长者点头，“老朽与此虎的确有些瓜葛，观他多时了。贤婿此去谋他，老朽或能施以援手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张仪拱手，“晚生烦请老丈指点！”

张仪的兴致完全被长者调动起来，正欲倾身以听，长者却扭头看看滴漏，拱手道：“夜已深了，贤婿昨夜没有睡好，今又奔波一日，鞍马劳顿，想必累了，早点歇息吧！”说罢顾自起身，走向内室。

张仪微怔，起身揖道：“晚生恭送老丈！”

外面有人进来，侍候张仪、香女用餐，洗浴。

是夜，张仪一则太累，二则有太多的谜团待解，再无心思琢磨逃跑之事，早早就与香女入房歇了。

张仪走至榻前，见锦缎下面，香女已是玉体横陈，满屋生香，心中大动，踟蹰有顷，仍旧抱过一床缎被，将枕头移至另一端，兀自睡了。

黎明时分，张仪梦到山花烂漫，遍野芬芳，玉蝉儿翩翩走来，二人采花追蝶，嬉戏取乐。玉蝉儿似是热了，脱去身上白纱，在一片草地上躺下。看到玉蝉儿赤身裸体，张仪转身，闭眼，正欲避开，忽然听到玉蝉儿颤颤的声音：“张公子，你到哪儿去？”

张仪欲走不能，欲回头不敢，心儿突突狂跳，口中喃喃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玉蝉儿微微笑道：“张公子，不会是嫌弃奴家吧？”

张仪既不敢说话，又不敢睁眼去看，只好紧闭两眼，一步一步后退。正退之中，张仪突然感到身上一股暖热，原是玉蝉儿不知何时贴上身来，在他耳边道：“张公子，你……喜欢蝉儿吗？”

张仪喃喃道：“喜……喜欢！”

“既然喜欢，还等什么？”

张仪再也忍受不住，将玉蝉儿一把抱住，正欲成就好事，玉蝉儿忽地将他推开，披上白纱，飘然远去。

张仪急了，撒腿追上，将她紧紧搂住，口中喃喃叫道：“蝉儿……蝉儿……”正叫之时，梦却醒了。

张仪感觉有异，打个惊愣，见自己紧紧搂着的却是香女。原来，香女不知何时也搬过枕头，熟睡在他身边。

见自己这般熊样，张仪羞红满面，正自尴尬，香女醒来，脸色绯红，埋头拱进他的怀里，娇颤一声：“夫君……”

张仪欲再抽回胳膊，却发现自己的肢体竟然不听使唤了。

美时苦短。张仪、香女顾自缠绵，竟是起得迟了。洗漱刚毕，二人就被传至厅堂。长者端坐几前，似已候得久了。

张仪、香女疾步趋前。

香女爱泽新沐，一脸甜蜜，跪地叩道：“香女叩见阿爹！”又扯一把张仪。

张仪迟疑一下，跪地叩道：“晚生张仪叩见老丈！”

长者微微一笑，伸手道：“贤婿请坐！”

二人坐下，长者两眼盯视张仪，甚久，点头说道：“贤婿昨晚言及天下大势、此生壮志，老朽叹服。贤婿胸怀天下，为天下而谋楚，为楚而谋越，更令老朽汗颜。”

张仪拱手：“老丈偏爱，晚生谢了。老丈褒奖之言，晚生愧不敢当。”

“呵呵呵，”长者笑出几声，“老朽这是爱才，不是偏爱！”话锋一转，直入主题，“贤婿此去谋越，当须先知越人。”

“请老丈教我！”

长者侃侃言道：“勾践灭吴之后，领大兵北上入淮，与晋、齐三战而胜之，周王使人赐勾践胙肉，命其为伯（bà，通霸）。勾践屡胜，野心膨胀，欲霸天下，遂兵临泗上，与齐人复战于徐州，大胜之。勾践乘胜追入齐地，大兵攻至临淄，却遭惨败。勾践引兵退据琅琊，以大海为依托，与齐人对峙。勾践本欲复仇，不想却生病身死，越亦因之势衰。其子与夷引兵南回，传位数世，偏安东南，再无北上争霸之心。诸咎之乱后，越人三弑其君，太子搜不敢为君，躲于丹坑，越人点燃艾蒿熏他，逼他出来做王，是谓越王无颡（zhuǎn）。无颡为王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未过几年，忧惧交加而死，其弟继位，是谓无疆。无疆继位二十二年，励精图治，越国大治。数年前，楚大夫贲成因家族琐事得罪昭氏，满门遭诛，贲成奔越。贲成本才华横溢，剑术高超，甚受无疆宠爱，用为上将军。贲成得志，自比子胥，欲佐无疆成就大业。无疆得贲成后野心勃起，欲图先王勾践未竟之业，称霸中原……”

张仪扑哧一笑：“喏，这对君臣，一个追比勾践，一个自比子胥，倒也成趣！”略顿一顿，似又想起什么，恍然有悟，“难怪越人陈兵琅琊，原来如此！”

“是的，”长者点头，“除贲成之外，无疆身边另有二人也很了得，一是伦琪，二是阮应龙。伦琪是越国高士，博古通今，谋事周全，被无疆拜为国师，言听计从，大小国策，皆由他出。阮应龙出身于甬东渔家，外号海蛟，极通水性，精于舟战，无疆拜他为甬东舟师主帅。贲成本欲引越人伐楚，伦琪、阮应龙却力主伐齐，无疆最终听从二人之见，决定先伐齐，后伐楚，以践先王之志。贲成拗不过众人，只得与越王引兵伐齐。”

张仪怦然心动，深思有顷，抬头问道：“请问老丈，无疆威于何处？”

“无疆完全不同于其兄长无颡。在内，他天赋异禀，少有雄心，读书甚多，智勇兼具，知人善任，体恤部众，自继位以来，越人莫不服他。即使贲成、伦琪诸人，也对他深怀敬意，愿意为他效忠。在外，他天生神力，精通剑术，堪称天下第一剑士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！”

“他又弱于何处？”

“在内，不识时务；在外，天生剑痴。”

张仪圆睁两眼：“请老丈详解！”

长者侃侃言道：“中原已入战国，此人仍做春秋争霸之梦，当是刻舟求剑，不识时务。此人视剑如命，痴迷技击。无论何术，一旦入痴，耳目必为所障。”

张仪不可置信地望着长者，半晌方道：“老丈所言，晚生叹服。依老丈

见识，定是世间高人。晚生冒昧，敢问老丈是何方高士？”

长者摆手：“‘高士’二字，老朽愧不敢当。”缓缓起身，“贤婿若想知晓老朽，请随我来！”说罢出门率先走去。

张仪略怔一下，与香女一并起身，紧随于后。

二人跟从长者左拐右转，来到一处院落。张仪打眼一看，知是家庙。

三人走进庙堂，见堂中摆着一排几案，案上供着一排灵位。张仪的目光聚向最中间的灵牌，上面赫然写着“公孙雄”三字。

张仪顿有所悟，再看香女，见她已在牌位前面缓缓跪下。

“贤婿，”长者跨前一步，跪于中间，对张仪道，“你也跪下吧！”

张仪上前，在长者另一侧跪下。

三人各拜几拜，长者抬头望着灵位，缓缓说道：“贤婿可知公孙雄否？”

“听说过。”张仪点头，“当年越王勾践将吴王夫差困于姑苏台，吴国大夫公孙雄肉袒膝行，在越王跟前为吴王求和。”

“是的，”长者泪水流出，“老朽名叫公孙蛭，牌上之人是老朽先祖。先祖自辱己身，肉袒膝行三百丈，鲜血滴染重重石阶，见者莫不泪出。先祖一路跪至越王面前，勾践视而不见，断然不从。先祖不忍再见吴王，径至太湖，入水剖腹自杀。吴王自焚于姑苏台后，先祖长子、次子，就是旁边二位，公孙赞、公孙策，为报国恨家仇，密谋行刺越王，不想越王防护甚密，二人壮志未酬，举家受诛。再边上一位，就是先祖的第三子，也即老朽曾祖，闻讯出逃。曾祖隐姓埋名，以屠狗为业，经营几代，在楚置下产业。及至老朽，几经辗转，见此山险峻，遂在此地营建此寨，招贤纳士，结交豪杰，图谋雪耻复国。只是……几十年来，始终未得机缘。今遇贤婿，实乃苍天有眼哪！”

张仪纳头拜道：“晚生不知前辈是英雄后人，失礼之处，还望恕罪！”

“贤婿莫要自责。老朽不问贤婿是否情愿，即按吴人习俗，强择为婿，已是失礼在先。老朽膝下并无子嗣，唯此一女，名唤公孙燕，乳名燕子，因生来体香，老朽唤她香女，还望贤婿不弃。”

张仪脸上一热，垂下头去。

公孙蛭抬头望向公孙雄的灵位，沉声祷告：“先祖在上，不孝玄孙蛭自知人事，家恨国仇，不敢有一日忘却。之所以夙愿未偿，皆因机缘未到。今得贤婿，闻贤婿大志，蛭知复国雪耻之日，近在咫尺了！”伸出两手，一手抚摸张仪，一手抚摸香女，“贤婿，香女，来，你们行将图谋大事，在此一并叩拜，祈求列祖列宗护佑你们壮志得酬，夫妻和合！”